

【传世经典文白对照】

史记

四

〔汉〕司马迁 撰
韩兆琦 主译



中華書局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史记

〔汉〕司马迁 撰 韩兆琦 主译

四



中華書局

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

季布者，楚人也。为气任侠，有名于楚。项籍使将兵，数窘汉王。及项羽灭，高祖购求布千金，敢有舍匿，罪及三族。季布匿濮阳周氏。周氏曰：“汉购将军急，迹且至臣家，将军能听臣，臣敢献计；即不能，愿先自刭。”季布许之。乃髡钳季布，衣赭衣，置广柳车中，并与其家僮数十人，之鲁朱家所卖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，乃买而置之田。诫其子曰：“田事听此奴，必与同食。”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，见汝阴侯滕公。滕公留朱家饮数日。因谓滕公曰：“季布何大罪，而上求之急也？”滕公曰：“布数为项羽窘上，上怨之，故必欲得之。”朱家曰：“君视季布何如人也？”曰：“贤者也。”朱家曰：“臣各为其主用，季布为项籍用，职耳。项氏臣可尽诛邪？今上始得天下，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，何示天下之不广也！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。夫忌壮士以资敌国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？”

季布是楚地人。好打抱不平，急人之难，在楚地很有名气。项羽曾让他率领军队与刘邦作战，他曾好几次把刘邦弄得走投无路。等到项羽失败身亡之后，刘邦用千金悬赏捉拿季布，并下令谁胆敢窝藏季布就灭他三族。季布开始时藏在了濮阳县一个姓周的人家。一天，姓周的那个人说：“朝廷悬赏捉拿您的风声很紧，眼看就要搜查到我这里来了，如果您能听我的话，我可以帮您出个主意；如果您不能听我的话，我情愿先死在您面前。”季布一听，立即答应照他的话办。于是姓周的就给季布剃了头，脖子上套上铁箍，让他换上一套粗布衣服，把他和几十个奴隶一起装上丧车，拉到鲁国的朱家那里去卖。朱家心里明白其中的一个是季布，于是就把他买了下来，让他到田里去干活儿。同时告诫他的儿子们说：“田里的一切事情都要依着这个奴隶所说的办，一定要让他和你们吃一样的饭。”随后朱家又乘着小车子到了洛阳，找到了汝阴侯夏侯婴。夏侯婴留朱家住了好几天，每日与他畅饮。这时朱家趁机对夏侯婴说：“季布犯了什么大罪，皇上要花这么大力气抓他？”夏侯婴说：“季布曾有好几次帮着项羽把皇上弄得走投无路，所以皇上恨他，非抓住他不可。”朱家问：“您看季布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夏侯婴说：“我看是个有本事的人。”朱家说：“做臣子的都必须各为其主，季布为项羽卖力，那正是他的职责。难道凡是为项羽做过事的人都要杀光吗？如今皇上刚刚坐了江山，就为了个人的私愤通缉人，这让天下人看着是多么没有度量呵！再说凭着季布的这份能耐，朝廷把他逼得这么急，那他就只能不是北逃匈奴，就是南逃南越了。为了忌恨一个人才，而逼得他去投奔敌国，为敌国所用，当年伍子胥领吴兵破楚，鞭打楚平王的坟墓，不就是这么逼出来的吗。您为什么不好好和皇上谈谈呢？”

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，意季布匿其所，乃许曰：“诺。”待间，果言如朱家旨。上乃赦季布。当是时，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，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。季布召见，谢，上拜为郎中。

孝惠时，为中郎将。单于尝为书嫚吕后，不逊，吕后大怒，召诸将议之。上将军樊哙曰：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。”诸将皆阿吕后意，曰“然”。季布曰：“樊哙可斩也！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，困于平城，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，面欺！且秦以事于胡，陈胜等起。于今创痍未瘳，哙又面谀，欲摇动天下。”是时殿上皆恐，太后罢朝，遂不复议击匈奴事。

季布为河东守。孝文时，人有言其贤者，孝文召，欲以为御史大夫。复有言其勇，使酒难近。至，留邸一月，见罢。季布因进曰：“臣无功窃宠，待罪河东。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；今臣至，无所受事，罢去，此人必有以毁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，一人之毁而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。”上默然惭，良久曰：“河东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”布辞之官。

夏侯婴知道朱家是个大侠客，他猜想季布大概就藏在他的家里，于是就答应说：“好吧。”随后他就找了个机会，把朱家的意思向刘邦说了。刘邦觉着有理，于是就下令赦免了季布。一时间，人们都纷纷赞扬季布的忍辱负重，能够摧刚为柔，而朱家也就因此而闻名天下了。季布被刘邦召见时，向刘邦请了罪，而刘邦则任命他当了郎中。

孝惠帝时，季布被提升为中郎将。当时匈奴的单于冒顿曾写信辱骂吕后，极不恭敬，吕后大怒，召集众将商议此事。上将军樊哙说：“请给我十万人，我将领着他们去横扫匈奴。”其他将军们也都顺着吕后的心思，说：“是的，跟他们干！”这时，唯有季布说：“樊哙该斩！当年高皇帝率领着四十多万人，尚被匈奴人围困在平城。现在樊哙怎么能领着十万人去横扫匈奴呢？简直是当面欺君！再说，秦朝就是因为和匈奴人打仗，才使得陈胜等趁机而起，直到今天百姓的创伤还没有愈合，现在樊哙又来当面讨好，想挑起战争，动摇天下。”当时殿上的人们都吓坏了，于是吕后宣布退朝，从此再也不提打匈奴的事了。

后来季布做了河东郡守，这时文帝在位，有人向文帝提过季布是能干的人，于是文帝就把季布召进朝廷，想提升他为御史大夫。刚好这时又有人说季布勇敢是勇敢，但好耍酒疯，让人不好接近。于是季布进京后，在招待所里等了一个月，孝文帝才召见他，让他回河东郡。季布对文帝说：“我对国家没有什么功劳，多蒙国家的恩宠，让我在河东任职。您无缘无故地把我召进京来，这一定是有人蒙骗您，说了我的好话；现在我来了，您什么事都没对我说，就让我回去，这一定是又有人在您那儿说了我的坏话。您就凭着一个人的说好话就把我叫了来，又凭一个人的说坏话就把我打发走，这样下去，我怕天下那些有识之士就可以从这件事上窥测陛下您的深浅了。”孝文帝听了没吭声，心里觉得很惭愧，过了好久才说：“河东郡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所以才召你来见见面。”于是季布只好回去了。

楚人曹丘生，辩士，数招权顾金钱。事贵人赵同等，与窦长君善。季布闻之，寄书谏窦长君曰：“吾闻曹丘生非长者，勿与通。”及曹丘生归，欲得书请季布。窦长君曰：“季将军不说足下，足下无往。”固请书，遂行。使人先发书，季布果大怒，待曹丘。曹丘至，即揖季布曰：“楚人谚曰‘得黄金百，不如得季布一诺’，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？且仆楚人，足下亦楚人也。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，顾不重邪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！”季布乃大悦，引入，留数月，为上客，厚送之。季布名所以益闻者，曹丘扬之也。

季布弟季心，气盖关中，遇人恭谨，为任侠，方数千里，士皆争为之死。尝杀人，亡之吴，从袁丝匿。长事袁丝，弟畜灌夫、籍福之属。尝为中司马，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。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。当是时，季心以勇，布以诺，著闻关中。

季布母弟丁公，为楚将。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，短兵接，高祖急，顾丁公曰：“两贤岂相厄哉！”于是丁公引兵而还，汉王遂解去。及项王灭，丁公谒见高祖。高祖以丁公徇军中，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，乃丁公也。”遂斩丁公，曰：“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！”

楚地的曹丘先生是个辩士，好攀附权贵、作威作福以捞钱财，他奔走于文帝的宠幸赵谈之门，并与汉景帝的舅父窦长君关系不错。季布听说后，就给窦长君写了一封信劝他说：“我听说曹丘先生不是什么好人，您不要同他来往。”待至曹丘先生又来窦长君家的时候，他请窦长君写封信介绍他与季布相识。窦长君说：“季将军不喜欢您，您不要到他那里去。”曹丘先生执意要他写，窦长君只好写了封信，于是曹丘先生就去找季布了。他在出发之前，先让人把信送给了季布。季布一看信果然大怒，气汹汹地等着曹丘先生的到来。曹丘先生一到，向季布作了一个揖，说：“楚地的人们都编了顺口溜说：‘得到黄金百镒，不如听到季布说一声可以。’您是怎么在梁、楚一带赢得这么高的声望的？我是楚地人，您也是楚地人。我周游天下，到处给您扬名，这对您难道不重要吗？您为什么要这么排挤我呢！”季布一听立即转怒为喜，赶紧请他进屋，把他当成贵客，一直留他住了好几个月，临走时，还送给他厚礼。季布的名声之所以愈来愈大，就是因为曹丘先生的宣扬。

季布的弟弟季心，威震关中，但待人非常恭谨，他行侠仗义，方圆几千里之内的人们都争着愿意为他卖命。季心曾经杀过人，逃到了吴国，藏到了袁盎家里。他在那里像对待哥哥一样地对待袁盎，至于像灌夫、籍福诸人，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弟弟一样了。季心曾给中尉当过司马，连中尉郅都对他不敢不尊敬。以至于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往往爱打着季心的旗号办事。当时，季心是凭着勇敢，季布是凭着说话算话，都闻名于关中一带。

季布的舅舅丁公原来也是项羽的将领。彭城之战时他为项羽在彭城西追击刘邦，两个人短兵相接，眼看就要抓住刘邦，刘邦着急地向着丁公喊道：“两个好汉难道应该互相为难吗！”丁公一下就率兵退去，从而使刘邦得以脱险。等到项羽死后，丁公来拜见刘邦。刘邦一变脸，把丁公捆起来，押着他在军中示众说：“丁公作为项王的臣子，不忠于项王，使项王丢掉天下的，就是他。”示众后就把丁公杀了。刘邦说：“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为了让后代做臣子的不要跟着丁公学！”

栾布者，梁人也。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，尝与布游。穷困，赁佣于齐，为酒人保。数岁，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，而布为人所略卖，为奴于燕。为其家主报仇，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。臧荼后为燕王，以布为将。及臧荼反，汉击燕，虏布。梁王彭越闻之，乃言上，请赎布以为梁大夫。

使于齐，未还，汉召彭越，责以谋反，夷三族。已而枭彭越头于雒阳下，诏曰：“有敢收视者，辄捕之。”布从齐还，奏事彭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布以闻。上召布，骂曰：“若与彭越反邪？吾禁人勿收，若独祠而哭之，与越反明矣。趣亨之。”方提趣汤，布顾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布曰：“方上之困于彭城，败荥阳、成皋间，项王所以不能遂西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从苦楚也。当是之时，彭王一顾，与楚则汉破，与汉而楚破。且垓下之会，微彭王，项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符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今陛下一征兵于梁，彭王病不行，而陛下疑以为反，反形未见，以苛小案诛灭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就烹。”于是上乃释布罪，拜为都尉。

孝文时，为燕相，至将军。布乃称曰：“穷困不能辱身下志，非人也；富贵不能快意，非贤也。”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，有怨者必以法灭之。吴楚反时，以军功封俞侯，复为燕相。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，号曰栾公社。

栾布是梁地人。早年梁王彭越居家为民时，曾与栾布有过交往。栾布家里穷困，到齐地给人当雇工，在一家酒馆里跑堂。几年以后，彭越到巨野泽里做了强盗，栾布则被人当作奴隶，卖到燕国去了。后来他因为替自己的主人报仇，投奔了燕将臧荼，臧荼提拔他做了都尉。后来臧荼当了燕王，又让栾布做了将军。等到臧荼造反时，汉朝派兵破燕，俘虏了栾布。梁王彭越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向刘邦说明了他们旧日的关系，花钱把栾布赎了出来，让他当了梁国的大夫。

后来栾布奉彭越之命出使齐国，在这个当口，刘邦把彭越调进京城，说他企图谋反，灭了他的三族。随后又把彭越的首级挂在了洛阳的街头，下令说：“谁胆敢收葬他，就逮捕谁。”栾布从齐国回来后，就到彭越的人头下面向他汇报了出使的情况，然后祭奠他，对着他的人头痛哭。左右的看守们立即把栾布抓起来，报告了刘邦。刘邦把栾布叫来，骂道：“你是想和彭越一块儿造反吗？我命令人们不许去收尸，你偏要去祭祀他，哭他，这说明你分明是想和彭越一块儿造反。赶紧把他给我煮了！”左右的人抓着栾布就要往热水锅里扔，这时栾布回头说：“我希望能让我说一句话然后再死。”刘邦问：“你要说什么？”栾布说：“当您在彭城大败，在荥阳、成皋之间被围时，项王之所以不能立刻挥师西进，就是因为有彭越占据着梁地，有他和您联盟，牵制着楚军。在那个时候，彭越只要稍微有点儿迟疑，他要联合楚军，那么汉军就会失败；他要联合汉军，那么楚军就会失败。后来的垓下会战，如果没有彭越，项羽也是不会失败的。等到天下平定以后，彭越受封为王，他也是想要把他的王位世代代传给他的子孙的。现在就因为您向梁国征兵，彭越因为有病没有来，于是您就怀疑他造反。造反的行迹根本没见，您只是凭着一点小过失就杀了他，我怕这样一来，功臣们就要人人自危了。现在反正彭王已经死了，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好，请您马上把我煮了吧。”刘邦听了这番话就饶了栾布，并任命他做了都尉。

孝文帝时，栾布做了燕国的丞相，后来又做了朝廷的将军。于是栾布对人说：“穷困的时候不能忍辱负重，就不能算人；富贵的时候如果不能尽情快乐，也不算是可以。”于是凡是过去对他有恩的人，他都重重地加以报答；凡是过去与他有仇的，他也一定借着法令条文加以报复。后来吴楚七国造反时，栾布因为军功被封为俞侯，后来又做过燕国的丞相。燕齐之间的人们敬慕他，都为他立了生祠，叫做“栾公祠”。

景帝中五年薨。子贲嗣，为太常，牺牲不如令，国除。

太史公曰：以项羽之气，而季布以勇显于楚，身屡军搴旗者数矣，可谓壮士。然至被刑戮，为人奴而不死，何其下也！彼必自负其材，故受辱而不羞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终为汉名将。贤者诚重其死。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，非能勇也，其计画无复之耳。栾布哭彭越，趣汤如归者，彼诚知所处，不自重其死。虽往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

景帝中五年栾布死了，他的儿子栾贲继位为侯，官为太常，因为在祭祀的时候祭品不合规定，侯国被撤消。

太史公说：在项羽那么勇敢的统帅手下，而季布居然还能以勇气在楚军中出名。他身经百战，无数次地斩将拔旗，真可称得上是壮士了。然而当他遭通缉，眼看被杀的时候，他却能够忍心给人当奴隶而不随便死，这种表现是多么“卑劣”呵！他之所以如此，一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信，所以他才会受污辱而不感到羞耻，他是想等待机会再度发挥他的才干呵，所以最后他终于成了汉朝的名将。凡是有本事的人，都是不会轻易死的。一些婢妾贱人，遇上点事一冲动就要自杀，这也算不上什么勇敢，只能说明他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当栾布去哭彭越，当他看着下汤锅如同回老家的时候，他是看清楚了人死的价值的，所以他才这么不在乎。这样的行为，即便是古代那些激昂慷慨的人，也无法超过了。

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

袁盎者，楚人也，字丝。父故为群盗，徙处安陵。高后时，盎尝为吕禄舍人。及孝文帝即位，盎兄吮任盎为中郎。

绦侯为丞相，朝罢趋出，意得甚。上礼之恭，常目送之。袁盎进曰：“陛下以丞相何如人？”上曰：“社稷臣。”盎曰：“绦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社稷臣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。方吕后时，诸吕用事，擅相王，刘氏不绝如带。是时绦侯为太尉，主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相与共畔诸吕，太尉主兵，适会其成功，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骄主色，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后朝，上益庄，丞相益畏。已而绦侯望袁盎曰：“吾与而兄善，今儿廷毁我！”盎遂不谢。

及绦侯免相之国，国人上书告以为反，征系清室，宗室诸公莫敢为言，唯袁盎明绦侯无罪。绦侯得释，盎颇有力。绦侯乃大与盎结交。

袁盎是楚国人，字丝。父亲曾当过强盗，后迁居到安陵。吕后时，袁盎曾做过吕禄的家臣。到孝文帝即位时，袁盎的哥哥袁哙保任他当了中郎。

绛侯周勃做丞相时，每次朝见皇帝出来，总是心满意得，连孝文帝都对他恭恭敬敬，常常目送着他。袁盎对孝文帝说：“您认为丞相是什么样的人？”文帝说：“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。”袁盎说：“周勃是所谓的功臣，而不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。作为一名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应当与皇上共存亡。吕后当政时，吕家的人掌握了朝政，擅自封王，刘家的天下几乎要断绝。那时周勃担任太尉，掌握着军权，但不能够匡正时政；吕后去世，大臣们联合起来造了吕氏的反，周勃当时正掌握着兵权，碰巧成功了，所以说他是功臣，而不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臣。现在丞相似乎已经露出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的样子，陛下您又一味地谦让，人臣和主子都失去了自己应守的礼节，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。”从此再上朝的时候，文帝就逐渐变得严肃起来，而周勃对皇上也觉得愈来愈可怕了。后来周勃责怪袁盎说：“我和你哥哥是朋友，你小子却在皇上面前挤兑我。”袁盎听了不理睬他。

后来周勃免相回到了封国，封国中有人给文帝上书说周勃想谋反，于是周勃被调进京来下了监狱，这时刘氏王室和朝中的各位公卿谁都不敢替他说话，只有袁盎向文帝申明周勃无罪。周勃最终能得获释，袁盎是出了不少力的。此后，周勃与袁盎遂成了好朋友。

淮南厉王朝，杀辟阳侯，居处骄甚。袁盎谏曰：“诸侯太骄必生患，可适削地。”上弗用。淮南王益横。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，治，连淮南王，淮南王征，上因迁之蜀，轜车传送。袁盎时为中郎将，乃谏曰：“陛下素骄淮南王，弗稍禁，以至此，今又暴摧折之。淮南王为人刚，如有遇雾露行道死，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，有杀弟之名，奈何？”上弗听，遂行之。

淮南王至雍，病死，闻，上辍食，哭甚哀。盎入，顿首请罪。上曰：“以不用公言至此。”盎曰：“陛下自宽，此往事，岂可悔哉！且陛下有高世之行三，此不足以毁名。”上曰：“吾高世行三者何事？”盎曰：“陛下居代时，太后尝病，三年，陛下不交睫，不解衣，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。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，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，过曾参孝远矣。夫诸吕用事，大臣专制，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，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。陛下至代邸，西向让天子位者再，南面让天子位者三。夫许由一让，而陛下五以天下让，过许由四矣。且陛下迁淮南王，欲以苦其志，使改过，有司宿卫不谨，故病死。”于是上乃解，曰：“将奈何？”盎曰：“淮南王有三子，唯在陛下耳。”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。盎由此名重朝廷。

淮南王刘长进京朝见皇上时，杀了辟阳侯审食其，举止骄横。袁盎对文帝说：“诸侯太强大太骄横，必定成为国家的祸害，应当惩戒他们并削减他们的封地。”文帝不听。淮南王刘长更加肆无忌惮。等到棘蒲侯柴武的太子谋反的事情败露，受到追查时，案子牵连到了淮南王刘长。刘长被调进京来，文帝下令把他流放到蜀郡，而且要用囚车把他送走。当时袁盎任中郎将，见此情况就劝文帝说：“陛下过去总是宠着淮南王，对他的什么事都不禁止，这才使他发展到了这一步。现在您又突然惩治他，淮南王性情刚烈，如果他经不住风吹雨打死了在半路上，那时您就会落一个不能宽容兄弟，甚至杀死弟弟的恶名，那可怎么办？”文帝不听，就这么打发淮南王上路了。

结果，淮南王刚到雍县就死了，消息传来，文帝吃不下饭，哭得很伤心。袁盎进来，叩头请罪。文帝说：“就因为没听您的话，才有了这样的结果。”袁盎说：“陛下想开些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后悔还有什么用呢！况且您还干过三件任何人比不了的好事呢，这一件坏不了您的名声。”文帝问：“我干过哪三件别人比不了的好事？”袁盎说：“当初您任代王时，太后曾一病三年，在这漫长的日子里，您没有睡过觉，没有宽过衣，凡不经您亲口尝过的汤药都不能给太后服用。曾参作为一个平民百姓都难以做到的事，您却以王者的身份做到了，您比曾参要孝多了。当初吕家的人掌握朝政，而后又是大臣们把持朝政，而您居然乘着一辆六匹马拉的车子从代国奔赴凶吉莫测的京城，连古代的孟贲、夏育也没有您当时的勇气。您到达长安的代国官邸后，两次面朝西，三次面朝南地向大臣们推辞，不受天子之位。当年许由只让过一回，而您让过五回，您超过了许由四回啦。何况您流放淮南王的本意，是想让他受些挫折，使他翻然悔悟，只是由于管理人员们照顾得不好，才让他病死了。”听了这话文帝才宽慰了些，他问道：“那以后怎么办？”袁盎说：“淮南王有三个儿子，就看您怎么安排了。”于是文帝把淮南王的三个儿子都封了王。袁盎也从此在朝廷中声名大震。

袁盎常引大体慷慨。宦者赵同以数幸，常害袁盎，袁盎患之。盎兄子种为常侍骑，说盎曰：“君与斗，廷辱之，使其毁不用。”孝文帝出，赵同参乘，袁盎伏车前曰：“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汉虽乏人，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！”于是上笑，下赵同。赵同泣下车。

文帝从霸陵上，欲西驰下峻阪。袁盎骑，并车揽辔。上曰：“将军怯邪？”盎曰：“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骑衡，圣主不乘危而侥幸。今陛下骋六骝，驰下峻山，如有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奈高庙、太后何？”上乃止。

上幸上林，皇后、慎夫人从。其在禁中，常同席坐。及坐，郎署长布席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，入禁中。盎因前说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与同坐哉！适所以失尊卑矣。且陛下幸之，即厚赐之。陛下所以为慎夫人，适所以祸之。陛下独不见‘人彘’乎？”于是上乃说，召语慎夫人。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。

然袁盎亦以数直谏，不得久居中，调为陇西都尉。仁爱士卒，士卒皆争为死。迁为齐相。徙为吴相，辞行，种谓盎曰：“吴王骄日久，国多奸。今苟欲劾治，彼不上书告君，即利剑刺君矣。南方卑湿，君能日饮，毋何，时说王曰毋反而已。如此幸得脱。”盎用种之计，吴王厚遇盎。